

電腦男

7A 何家榮

弟弟正坐在電腦前，專心的打著電腦，不知是在做功課，還是在看些什麼資訊，旁人只看到螢光幕上一行行的圖表和數字，一下下的在他眼前閃個不停。

不久，媽媽一手挽著大包小包的乾貨，一手提着一袋二袋的蔬果魚肉回到家中。她看見弟弟正在打著電腦，心中並不意外。

她放下了手中的大大小小的膠袋，從其中揚起了一件簇新的外套來，來到弟弟身旁說：「你看——你想要的是否就是這樣的外套呢？我逛了整個下午才找到的，滑面的外套倒真難找啊！喜歡嗎？」

弟弟的炯炯金睛火眼終於離開了螢幕，在電光火石的瞬間，已經分別從上下左右不同的方位，掃視過那件外套好幾遍，然後視線又回到螢光幕上。

「怎麼樣？不喜歡這款灰色嗎？不喜歡灰色的話，可以換其他顏色，紅色如何？怎麼不穿起來看看是否合身呢？」

弟弟在母親連番「攻勢」下，終於無可奈何站起來，一個左衝右突的身法，已把外套穿在身上。「袖口好像短了一點……紅色的那件，看上去好像大一些，只不知你喜歡紅色嗎？」弟弟探手去拉拉鍊，拉鍊卻給兩旁的衣料卡住了，費了一輪的功夫才把拉鍊拉上。同樣地，他花了一定的氣力才又把它拉開。

「這拉鍊經常會被卡著的。」

乘著母親去料理其他家務的當兒，他把外套隨手置在一張椅背上。又回到電腦前，去看那些數據。外套就這樣默默地擱在椅背上。椅子沒有動移，外套沒有發聲。

天黑了，姐姐也回家了。晚飯過後，弟弟又再維持原狀，在電腦前靜坐。母親按捺不耐，再開口問：「到底怎麼樣呢？——顏色不喜歡可以給你換，若是你不要的話，那我便要了它！」姐姐端起衣服，亦向他施壓。弟弟的視線於是又再次落在那灰藍相間的外套之上，伸出手去接過衣服，鬼魅似的把聲線壓低：「難道你嗅不到這外套有一股格外難聞的氣味嗎？似石油非石油，似惡臭非惡臭，總之使人嗅了頓覺不舒服。你看！這些棉質的內層，灰灰沉沉的，棉花不是純淨潔白的麼？這些古怪的棉層很可能是怪味的來源。說不定便是『遠近馳名』的——黑心棉！」

屋內的電視有近二十度的音量，窗外傳來陣陣兒童玩耍的嘻哈之聲，母親此時正站在窗前收拾日間晾晒的衣服。弟弟壓低了的聲音，卻如打椿般每隻字都陷入她的心坎裏。

「這個牌子的字母排列並不是這樣的，分明是奸商混水摸魚，冒充名牌，混淆視聽。早年『王老吉』和『玉老吉』的翻版……」

「夠啦！」姐姐輕輕拍拍弟弟的膝蓋，瞄一瞄窗口，示意弟弟收聲吧。

頃刻間，廳堂似乎進入了真空的狀態，一點聲音都不能傳遞。

「不喜歡早說吧！害我白花了百多元！」

弟弟一手撮著尚未剪掉的價錢紙牌，手一翻，悄悄地對身旁的姐姐說：「只六十五元！」

與此同時，母親已走進了廁所，傳來一聲聲擤鼻子的聲音。「又是你！你看，你又弄哭了媽媽！又是你！」姐姐一個箭步衝進了廁所，撫慰著媽媽。「正衰人……」

聽著姐姐的怪責，電視的聲浪小朋友玩耍的笑聲叫聲，弟弟呆呆坐著。「是嗎？媽媽又被我弄哭了嗎？」看看那頹然躺在椅子上的外套，又覺得它是不那麼差劣。「那管它的顏色多鮮艷，牌子是真是假來頭再大，也不過是衣服一件罷了。氣味用料，自己向來都不講究，何以今天會大發偉論呢？自己向來不崇尚名牌，何以會害怕別人認出自己穿冒牌貨，而要這般諸多藉口呢？一開便直截說不喜歡，母親是否會好受些呢？……」

姐姐陪著母親走進了廚房時，弟弟仍是呆若木雞的，維持原來的姿勢。受了誰的魔法，誰的詛咒。姐姐從廚房出來，狠狠地對他說：「還不趕快為媽媽消氣，說你喜歡那外套！」

「該怎麼辦呢？」這個問題一直折騰他。說接受那外套，着實是容易不過的事，大不了便只在家裏穿著，上街便換衣服。但那不是糟塌母親的心意，說她的眼光不見得人？

終於他狠下決心關掉電腦，一下子跳到床上，鑽進了被窩。直至他清楚地感應到，屋內的每一盞燈都關掉了，他還是睡不着。暖洋洋的被窩之內，伴隨弟弟進入夢鄉的，只有懊惱不已的感覺。他所做的，會是個懊悔的夢嗎？沒有人知道。只知道第二天，他仍會一成不變地打電腦。

教師回饋：主人公不理世務不通人情，專心致志堅定不移，把沉迷虛擬世界的隱閉青年演繹得活靈活現。文章善寫細節，捉摸心理，透過簡潔利落的說話與精巧細緻的動作反映人物個性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「子女好與壞，在乎溝通與關懷」；為人子女的你又有沒有促進家庭的溫馨和諧？